

松花江畔的突斯克

赵振才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一九七九年三月

《松花江畔的突斯克》

赵振才

一、黑水府

二、盆奴里兀

三、考郎古城

四、自古以来的主人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在黑龙江省同江县乐业公社、即今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处的三江口上方，松花江南岸，有“突斯克”地名。这里，我们认为唐代的黑水府在地；又是辽代五国卫之一盆奴里卫的故城；还是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第八城，考郎古城。这些都是我国历代封建皇朝经营与管辖黑龙江的重要历史见证。搞清它们的地理位置是必要的。下面，提出我们初步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黑水府

《新唐书》记载黑水靺鞨说：“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其酋倪利稽表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督薛泰遣置黑水府，以丁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帝出，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①

《旧唐书》也记载说“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安东都督薛泰遣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丁整为黑水府以其首领为都督，诸丁刺史隶焉焉，中国置长史就其丁整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②

又“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③

又“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④等々。

这是早在公元八世纪，我国中央政权设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它有效地行使着我国中央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权。史料记载的历史是明确的。只是黑水府的具体位置设在何处，现在还不清楚。我们认为应该是在今日的三江口上方图斯克地方。

〈黑水城〉

据我们在赫哲族老人当中的访问，了解到今日三江口上方，也就是松花江下游右岸，图斯克地方，有古城名叫“萨尔腰通”，这是满州语“黑城”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黑水城”。

另外，明代湖西东水陆城站，称这个地点为“考郎古城”（白百将要讨论）。“考郎”是“黑”的意思。例如“黑”古语叫[har]，突厥语也叫[har]，蒙伦语叫[han nolan]，埃文基语叫[Kaylalin]，赫哲语叫[Kayala]等，都可以认为是合乎于或近于“考郎”之音的。所以“考郎古城”与“萨尔嘎通”一样，都是“黑城”的意思。从明代人所称的“考郎古城”，俄词这个黑色的城的古老性质，明确地指出它是“古城”这一类，以反映近赫哲族还称图斯克古城为“萨尔嘎通”（即黑城）来看，图斯克古城应该是黑水城，即“黑水府”所在地。

〈黑水府所在的下落〉

据我们的探索，在黑龙江流域一些地区，古代存在着一系列泰罗族图腾的氏族下落。以赫轲为首，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例如：

突厥语“鸵鸡”[ustur-murha]，

“鹫鸡”[taclzi-liga-murha]，

等，这murha音合“默尔赫”即“赫轲”之音。

《博古辩》云“古玉多刻天鸡纹其尾翅轮如鸳鸯即锦鸡”。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对天鸡的歌颂。

《尔雅释鸟》云“鹑天鸡”；

据陈梦家先生研究，“鹑翟是五彩而文的天鸡，其实即是凤凰”③ 这是对的。因为：

满语、古语“凤”都叫做[garudi]，

古语“凤”叫做[K'azudza]，都合“鹑翟”之名称；而且又都合于黑龙江的“瓜尔佳”、“艾尔地”、“高里特”族称。

突厥语“凤”叫做[say-murha]，则合“赫轲”的名称。

这一切都显示出，羽族氏族下落群团是黑龙江古代赫轲人的

成分之一，它也是“黑水府”所在的兀著的主要成分。这同白文将要讨论的辽代金奴里兀著，以及明代考郎白城的氏族兀著的成分是一致的。

又应该指出：*garudi* 这个名称，又合于中元商族始祖简狄的名称，简狄就是鞬翟。

《尔雅》云“鸛凤其雌皇”；

《说文》云“鸛鸟也，其雌皇，一曰凤皇也”这就是说，鸛

就是凤皇，又是鞬翟。有关语族的语言材料证实了这一说。例如：

共语“鸛”[k'adiŋ]，恰合“鞬翟”、“简狄”的名称；而且也近于“高里特”的民族名称；

突厥语“鸛”[dar-murha]，这 *dar* 就是汉语的“翟”；*murha* 我们认为就是“雌皇”，（母皇）的意思，它合于“鞬翟”的名称。

陈梦家先生说“金文燕国之燕段畎为之，是鸛即燕，燕即玄鸟即凤，其雌曰皇”“与商人始祖生于玄鸟之事切合”①

由此材料看来，黑龙江的古代鞬鞬族，和他的白裔，今天的赫哲族（高里特、那乃），同中元古代商族之间是密切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共同的起承关系的。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加以论述和印证，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讨论。②

二 盆奴里下

《辽史》载：“五国下。割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吉国，越里古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易黄龙府都下县司。圣宗六年，以越里吉国人尚酒等诉酋帅浑散贪污，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⑧ 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本文所要讨论的盆奴里下，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例如《明一统志》说“博洛国，旧作盆奴里，又作瀚奴里，史改鹵珠里”⑨ 这些都是盆奴里下名称的异写。

此外，《文献通考四裔》又记载说“女真外有五国，曰铁勒，曰曷纳，曰玩夷，曰怕忽，曰咬里没，皆与接壤，自天圣没白，属契丹不缴入贡。”这里提到的曷纳，就是盆奴里的异译。这条史料指出了，在公元1023~1032年，宋仁宗天圣时代改其以前，盆奴里下是直接向北宋中央政权交纳贡赋的。这以后，则向我国的辽政权纳贡。可见，盆奴里下向为中国的属民。

〈盆奴里名称的含义〉

盆奴里这个名称，同图腾名称密切相关，而且是来源于汉藏语系的语词。例如：

汉语“鹵鸡”[p'ia-z-ma]，

“耽鸡”[p'ia-zo-way]，

等，合于“盆奴里”、“瀚奴里”、“博洛”、“曷纳”之音。

因为汉字“鹵”又音“必”⑩ 所以，

汉语“吐鹵鸡”[p'ia-ga-koz-tən]，音近“鹵珠里”。

鹵鸡、耽鸡、吐鹵鸡，这些都是属于野生的羽族类名称。这

种情况，反映出盆奴里名称是他们的远祖在氏族社会发生的时代，开始奉野生鸟类为图腾的时候，采用这种徽号的。这是非常古老的，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数万年以前。汉语的词语起于中尾，盆奴里祖先留下来的徽号，在汉语里反映了出来，这暗示盆奴里氏族下部落祖先的发祥地与中尾地区密切相关。

〈盆奴里部落在南方的同族〉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说：“扬汉之南，百越之僚，缚娄瓊兜之国多无君。”①

《山海经》也说“灌头国人人曰鸟喙有翼或曰灌朱国”。

《史记·正义》引神异经说“南方荒中有人焉，人曰、鸟喙而有翼，两手足扶翼而行，食类中鱼，即斯也”。

晋郭璞注山海经，在海外南经羽民国条下说“能飞不能远，卵生，面似仙人也。”

这“缚娄瓊兜”的“缚娄”，当合黑龙江的“盆奴里”、“博纳”下的名称。

“缚娄瓊兜”属于奉羽族图腾的古代居民。他们被描写成“人曰鸟喙有翼”、“卵生”等。这就显示出“缚娄”不但与黑龙江的“盆奴里”、“博纳”名称相合，而且所代表的事物的本质也都是是一样的，即都是指羽族图腾而言。他们的徽号都是起源于相同的民族发端始祖的象征，神话中的鸟类图腾的名称。

从《吕览》记载的“扬汉之南，百越之僚”的方位来看，在二千多年以前的时候，这个系统的下部落群，北界当是分布在长江、汉水一带。

此外，在中尾的平谷地区，古时候曾经盛行过“王子乔”的神话传说。“王子乔”应该就是“鹏雛”的同音语。

《庄子秋水篇》说“南方有鸟其名鹏雛”；

~6~

《司马相如子虚赋》也说“鸛雛孔鸞”。

《真韻》又说“鸛雛鳳鳥”等々。总之，是属于羽族类。这同古代艺术作品绘“王子乔”安上翅膀是相合的。

从突厥语材料来看，“鸞”叫做[utʃar-sar-murha]，这[utʃar]恰合“鸛雛”之音。而古语、满州语“凤皇”的名称也都合于“鸛雛”之音，这就说明古代盛传王子乔神话的伊洛地区，也是缚娄瓠巴民系统生息过的地区。据报导，1976年，洛阳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同志的，曾在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发现有内装鸛骨的陶敦。^②这当是古代中阮奉羽族图腾的氏族下葬的文化遗存。古代中阮伊洛地区和江汉地区的这一氏族下葬群团的后裔，有西东南迁的，今天在我国云南境内，属于南亚语系的“崩龙族”“布朗族”和“佤族”等。“崩龙”、“布朗”以及佤族自称的“布饶克”等名称，都是“缚娄”的同音同义词。崩龙、布朗和佤族也是奉鸛类为图腾的，鸛就是其主要图腾。这在晚近还有所反映。例如，崩龙族，对鸛颇有讲究。他们不养鸡，或者是每户或全寨仅有一只报晓公鸡。显示出对本民族图腾的尊崇和禁忌。

此外，从崩龙族头人的名称，也反映出他们是奉鸛为图腾的。直到晚近，崩龙族的头人，还由群众公选，群众对头人也还有一定的罢免权。头人叫做“达朴隆”、“达基格”。

“达”，实际上就是中阮古代所称的“典”；

“达”，也是黑龙江地区舌族所称的[da-mafa]的[da]。

照《说文汇解》的解释，da有以下的几种意思。

荒、阮、始、根、本；

地方之长、头目、首领；

干预、干预、干预，等々。^③这些解释显示出“达”所具有的原始社会酋长的职能和性质。

“朴隆”，显然就是“崩龙”的同音同义词，是生语“鸛鸛”

[p'ia - zo - way] 的同音同义词。

“基格”，是满洲语“鸡”[tʃokʌ]，也是当语野生鸡类的名称[kirgoor]，又是当语“吐绶鸡”的另一种说法[dʒia - Ga - gur - dʒn]。这就是说，“朴隆”、“基格”都是“鸡”的意思。所以，“达朴隆”、“达基格”就是鸡人之长的意思，也就是鸡氏族下部落长的意思。

应该承认，由于有关民族有共同起源的关系，所以反映在语言上也有一些古老的同流语词的存在，这是不奇怪的。上述材料，印证了蚩龙族奉鸡为图腾的事实。从名称到原始信仰都显示出他们与中原南方地区古代羽民存在着同流关系。今天我国云南境内的蚩龙、布郎、佤族，是古代中原南方地区南迁的羽民的后裔。黑龙江的金奴里（博洛、霸奴里）下部落，则是古代中原南方地区羽民先民的分支的后裔。

〈金奴里在印第安人中的同族〉

在美洲印第安人当中，也有二系列奉羽族图腾的居民。奉野生鸡者为其中的一支。巧得很，他们的徽号，同黑龙江以及中国大陆古代羽民的名称完全相同。例如：

吐绶鸡氏族 (pen' - na') (波塔瓦托密下部落)，

(pi - la - wa') (迈阿密下部落)；

(pa - la - wa') (莱尼下部落)，

(pul - la - cock) (德拉瓦下部落)。(14)

这些“吐绶鸡”氏族的名称，完全同于中原的“雉娄”和黑龙江地区“金奴里下”的徽号。所指对象都是鸡类，在词语上，发音又都一致。

德拉瓦下部落“吐绶鸡” (pul - la - cock)，这 (cock)，也

~B~

是鸡的意思。在满语里，鸡称为[tʃo-kɔ]，与印第安语的(cook)相近。而满语对野生鸡类称为[kirgɔɔɾ]或[karga]，这就显示出，它们原来都是同语源词，只是印第安语和满语都脱落了[ɣ]音。

中龙南丁地区的农民群团，和黑龙江盆奴里丁落等，以及美洲印第安人以绿鸡氏族之间，这种所奉图腾相同，名称一样的情况，反映出他们的远祖之间，在氏族社会发生的时代必有密切关系。不然，这种相同的社会现象是不好理解的。据我国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文化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文化有明显的共性存在。这就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龙、黑龙江和美洲之间，能够有例如上述的，具有相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并且具有相同徽号的，一系列氏族部落的存在。根据我国专家们对考古材料所作的科学鉴定结果来看，中国大陆与美洲大陆之间，具有共性的物质文化，在绝对年代方面，亚洲早于美洲。这就揭示出古代人类迁徙的方向，是从中龙出发，经黑龙江而入居美洲的。盆奴里丁落是这些古代人在北进途中，在黑龙江流域停步的氏族部落的白裔。

〈盆奴里丁落的祖先发祥于中龙南丁地区〉

在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十干的丙丁，含有南方的意思。例如，“丙”字，《集韵》作“兵永切”，《说文》解释说“南方之位也，南方属火，丙丁适当其处。”这就是说，南、丙、丁、火，是几个具有相同含义的语词。我国金文“丙”字，在春秋时期作形，战国时期作形，都没有离开“火”字。可见，在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里，丙、火具有相同的含义。

满语“丙”称为[fulagian]，

“丁”称为[fulahian]，

~9~

可以认为，词根 [fu] 同汉语“丙”之间，显示出一种同音同义的性质。汉语的发展史表明，它走过了从多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发展的历程。满州语“丙” [fulagian] 与汉语的“丙”应该是属于同源语词。有人可能认为，像曰干这样的语词，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的语言里，并不是固有的语言成分，它应该是晚期从中元传入的借词。其实不然。据史学家们的研究，认为我国古老的六十甲子记日的方法，可能在夏代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认为一种完整的干支记日体系的形成，它必须有一个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曰干的发生，在时代上必然更为古老。据我们的探索，中元古代各个氏族部落群团的名字，在曰干中都有所反映。在古代，十干除了具有纪日的功用以外，它还有表示方位的作用。这就是以有关方位所在的氏族部落群团的名字来表示方位。这就暗示出，十干的名字，是中元古代各个方位上的氏族部落群团徽号的体系化。也就是说，在曰干形成以前的一定时代里，中元古代各个氏族部落群团的方位，大体上如十干所示。因为各个集团的名称，后来所处的方位大体上与十干体系相合。随着中元古代华夏先民的分支迁徙到新的地区，这种各该集团所固有的思想文化内容也带到了中国各个边疆地区。这些入居各个地区的人类分支，分别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各该语族语言里的固有成分。这些语词，通过口传语言，世代相传，保存下来。这是各有关兄弟民族从远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本民族固有的，早期的、基本的语言财富。虽然时代久远，又有千山万水之隔，社会也在向前发展，语言也随着发生变化，一些古老的语词产生语音上的歧异，但是，有一个古老语词，基本的构成成分还是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同源性质。丙、丁就是其例。女真语“南”叫做 [fan-ti]，音近汉语“丙丁”，就印证了这一真。

继续出居中元的，古代各个氏族部落群团的成分，随着早期

的融合，于是逐渐趋向体系化，终于成了一种完整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容。可以认为，由于这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是古代华夏先民有关各支共同创造的古老文化内容之一。

汉语的“丙”、“丁”，也就是满语的〔fula-gian〕、〔fulahun〕，（这是两种语言的同义语词），这种语词的发生，是有其具体的客观对象所指的。那就是当时在中龙南丁地区，也就是伊洛地区和江汉地区，有一个叫做〔fula-gian〕的古代民族丁族群团。所以，这里应该是羽民群团非常古老的发端地区，也就是黑龙江盆奴里丁族的祖先古老的发祥地区。因为满语的fulagian、fulahun，既合于古代中龙南丁地区的“缚葵”名称，也合于其南方的白商崩龙、布朗、布饶克等民族名称，还合于黑龙江的盆奴里丁族名称，以及北美印第安人当中的pen'-na氏族名称。上述这一系列羽民群团有共同的起源关系，这是可能的。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其他一些方面加以讨论，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但这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们将在其他场合讨论。

由于分布在中龙、黑龙江、美洲之间的这一同一系统的古代人类群团尊崇相同的图腾，徽号完全一样，以致我们对一系列民族学材料的探索，还有中国大陆与美洲之间，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文化面貌共性的被发现，可以认为，黑龙江盆奴里丁族的祖先，北方大地的开拓者，离开中龙发祥地的时代，（仅就这一系统来说）应该是在氏族社会发生以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由于中龙有关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面貌较之黑龙江有关支系的文化面貌显现出差别性，以及我们对社会、经济、语言以及有关民族学材料的探索初步结果，可以认为，这一支人的祖先，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北移的。这就是我们对这一系统人类北移时代上下限的看法。

〈 盂奴里故城位于今日的突斯克 〉

在松花江下游右岸，也就是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的三江口上方，清代地图标有“图萨喀”地名。^⑤这就是现代地图所标法的“突斯克”地名。赫哲人也称这个地方为突斯克，又称为萨尔要通，这是古代沿用的名称。

这“图萨喀”、“突斯克”显然就是“吐绥鸡”的同音同义词。如前所述，印第安人“吐绥鸡”氏族称为：

pen' - na' ,
pi-la-wä ,
pa-la-wä ,
pul-la-cook ,

都会于江代五国图之一“盂奴里”（蒲奴里、博诺、喷纳）下落的名称。

此外，汉语“晚鸡”[*p'ia-zo-waŋ*]，

“晚鸡”[*p'ia-z-ma*]，

也都会于“盂奴里”的一系列名称。这就揭示出今日“突斯克”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有这样的一些名称都是它的同音同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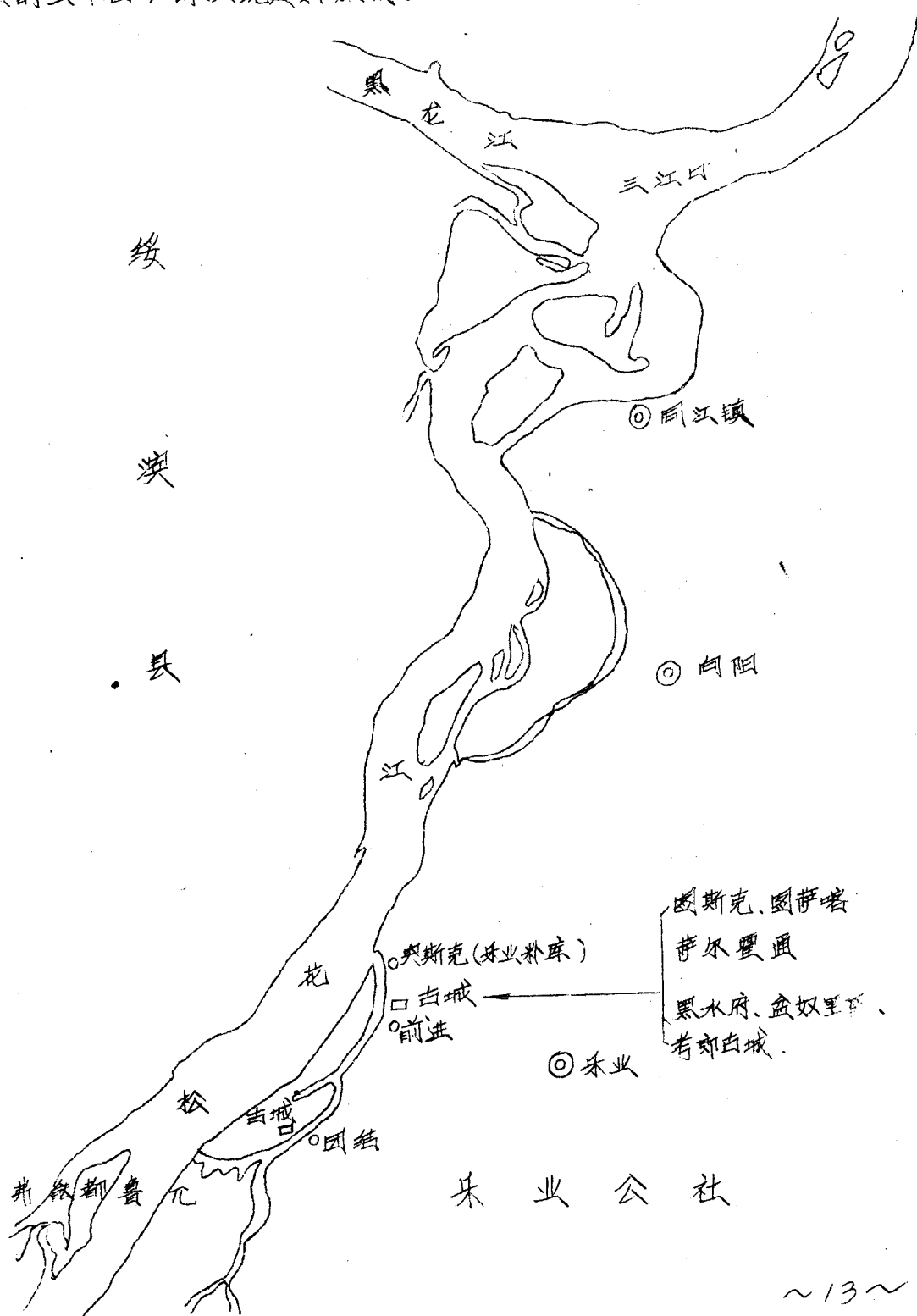
图萨喀、突斯克（科）、吐绥鸡；

盂奴里、蒲奴里、博诺、喷纳、缚娄、布朗、布龙、布饶克等々。

这些名称，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种事物，就是鸡氏族下落的意思。这些名称，一方面显示出江代五国图之一的盂奴里下的位置就在今日的突斯克，另一方面已揭示出了盂奴里下落的渊源关系。也是发生大致同样迁徙情形和分布状况的古代各支人类中的一个例。

《吉林通志》记载“一亩克锦下约百里南岸图斯科地方有大古城”。这个地点正合今天黑龙江省同江县乐业公社前进大队和乐业村寨，（即突斯科地方）之间的古城址。这个古城，和它上游方向的、江南岸团结大队附近的另一古城址，分别控制着一条通江水

的上下口，可以说是姊妹城。



三、考 郎 古 城

我国明代中央政权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与开发，颇为重视，屡次军政要员，以及匠人、士兵前来开发与保卫黑龙江流域的边疆国土。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设立了几条驿站道路。海西东水陆城站就是其中之一。它基本上是沿松花江和黑龙江设立的水陆城站，直达黑龙江口，这里只就其中的第八城，考郎古城的沿革做初步的探索。

< 弗 能 都 鲁 兀 站 >

我们在赫哲族老漢民当中询问的时候，听到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说“富锦下河70里，也就是突斯克上河20里处，现在叫“黑通”，有大桦树屯。在这个地方的江北有 *fundarlogun* 小河”；

又说“黑通上边几里地江南岸，有 *fundu loghon* 河”；

还说“突斯克上边，江中岛不叫 *fundulu kon*，是西鳊鱼的地方，打渔的到那里下鳊鱼网，这里后来叫黑通”。

这三种说法，一个是指松花江北岸有 *fundarlogun* 小河；一个是说在这个地段上，松花江南岸有相同名称的河流；又一个说法是在这一带的江中有叫这个名称的岛子。说法虽然不同，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一致指出了在富锦下河70华里，也就是突斯克上河20华里的松花江地段，与 *fundulu kon* 这样一个名称联系在一起。而且涉及到这一带江南，江北和江中，反映出这一带当是古代相应的民族下落的居地。赫哲老人虽然讲出了如下的三种不同的名称：

fundarlogun

fundu loghon

fundu /ukɔŋ.

但是，可以认定，实际上是一个名称。

这fundu /ukɔŋ 的名称，合于突厥语“驯鹿”[baldır-gir-ur] 这词表示突斯范上开这一带，也是属于奉羽族图腾的民族下落的范围，而且同金奴里下落的的关系当是很密切的。

这个fundu /ukɔŋ 的名称又合于明代颁西东永陵城站第20站，“将敏都鲁兀站”的名称。

< 考 郎 白 城 >

按明代驿站的顺序来看“将敏都鲁兀站”之下，紧接着就是“第八城，考郎白城”。这同今日突斯范的白城是相合的。

据高士奇《从日果说》“自^或白城东行六百里曰荒图哩^或荒松花黑龙二江合流于此有大土城^或云五国城”；

对此，《吉林通志》在“三姓境内古城”条下说“自守白塔东行六百里曰荒图哩^或荒松花黑龙二江合流于此有^或大土城^或云五国城”。

“荒图哩”，“荒图里”显然同名。按突厥语“驯鹿”（也就是中国白代神话中的天禄）叫做[kɛti-rɛŋ-tuɣɛil]，恰合“荒图哩”，“荒图里”的名称，这又指示出三江口一带是属于金族下落的范围。

蒙古野生雉类名称[kirgɔrɪ]或[kɛrɣɛɪ]，又合“考郎白城”的名称。

这也说明荒图哩、荒图里，考郎兀是属于同一个民族下落范围的地名，即使不是同一个地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考郎白城，也可以解释为“黑城”的总称。这是因为：

黑：蒙语[kɛɪ]。